

## 《四库全书》 紧急西迁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书影

大司巷特色文化街区是我市城区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保留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古建筑,其中有一幢不起眼的古民居——徐拱禄旧居,现已被建成永康市文史馆。80多年前,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在这幢古民居里亲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抗战。

2025年8月9日,以陈训慈“文化抗战”为主要内容的展览在浙江图书馆举行。展出的是中国国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文献。

七七事变后,日寇的暴行震惊全国,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担心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危。他向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厅报告,在未得到答复和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赶制了方便搬运的书箱。

1937年8月1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开始装箱。228个木箱,包括文澜阁本《四库全书》140箱、善本88箱,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岁月。8月5日,库书抵达与杭州一江之隔的富阳渔山。但日寇敌机当时已经轰炸杭城。陈训慈决定继续沿着水路跑,并抵达建德。

当时,教育部也向浙江省政府连发急电。但军人出身的省主席黄绍竑对《四库全书》全无了解,他说:土地人民都放弃了,还谈什么文物。陈训慈在《运书日记》中写道:今既无余钱又无交通工具,无米之炊——瞻念万一疏失,将何以对浙人,何以对文化。

为保全《四库全书》转移阁本,陈训慈费尽心力。他低价出售谷子,凑了200元运费,踏上艰难的运书之路。而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四处逃难。

1937年12月24日,日寇分三路进入杭州市区,杭州沦陷。民国浙江省政府被迫从杭州迁驻永康方岩,浙江图书馆临时办公机构和其他省属行政机构也随之移驻永康。陈训慈于1938年1月3日抵达永康。

经过多方联系,在永康人的帮助下,陈训慈住进了徐拱禄旧居。也就在这幢房子里,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为《四库全书》搬迁,在永康四处奔走的《运书日记》。

在永康社会各界和民众的帮助下,陈训慈马不停蹄地筹划运书事项。但《四库全书》到底往哪里运最安全、资金从哪里来、交通如何解决等问题都悬而未决。

当时,为了解决成千上万涌到永康的难民问题,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吕公望主持筹措下办起了难民工厂,收容由沦陷区退出的难民从事生产工作,并组织车队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客观上为陈训慈一行人在永康安心筹划运书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1938年1月3日至2月28日期间,陈训慈以永康城区为中心,多次前往方岩发送电报、呈送文件请示运书路线问题,到丽水、金华等地协调相关事项,请求省政府确定《四库全书》向内地转移后存放的地点及车辆、筹措所需经费。陈训慈在永康时间不长,但后续的《四库全书》搬迁经浙江龙泉、福建浦城、浙江江山,以及江西、湖南、贵州、重庆的西迁转移方案,最终是在他的推动下在永康确定的。

山河载书,文脉长征。作为七阁之一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南三阁”中唯一保存至今的版本,是中华文脉赓续的象征。

融媒记者 王贻江 吕旭斌 程卓一

## 抗战老兵的 侠之大者



王子康讲述抗战故事

抗战老兵们常常感叹,如今生活越来越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战争年代无数人前赴后继的抗争。当年,战火蔓延、山河破碎,年轻的王子康毅然拒绝沦为汉奸,选择奔赴战场,用鲜血守护家国。他说,打仗的时候从不怕死,因为身后就是祖国。今天的幸福,是许许多多人用生命换来的。

1921年,王子康出生于花街镇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中医,家庭氛围良好,使他从小接受了不错的教育。1939年,王子康从金华两浙盐务中学毕业。当时,日军已在八字墙一带设立据点。面对威胁与利诱,他坚定地说:我不能当汉奸,更不能连累家人。年轻的王子康毅然选择了逃离。

我告诉父亲,我必须走,不管去哪,年轻人总有办法活下去。带着家人凑出的微薄路费,他孤身远离故土,最终在江西瑞金参军,成为青年远征军208师623团的一名战士。

原计划远征缅甸的部队因国内战事吃紧,在行军至广东韶关时奉命就地抗日。1943年,一场惨烈的巷战中,王子康与五六名战友遭遇12名日军袭击。

战争就是你死我亡。王子康回忆道。他依托墙体掩护与敌军交火,左手先被子弹击中,手指残缺、枪支脱落。他又换右手继续战斗,最终消灭了敌人,自己也多处负伤。

听到子弹呼啸的声音,有经验的老兵是来得及躲避的。王子康说,当兵必须眼明、耳聪、身手敏捷。但战争终究残酷,伤亡无可避免。几场恶战之后,他所在连队从176人锐减至70多人。活下来的,都是打不死的老兵。他说。

1949年,已调任上尉连长的王子康因不愿参加内战,选择解甲归田,回到家乡务农。2015年,政府为他颁发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和津贴,以表彰他的贡献。

如今,王子康在闲暇时光里总爱通过阅读来打发时间。在他的书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小说,他时常拿来翻阅。其中,他最爱读的是《射雕英雄传》,尤其对郭靖死守襄阳一段感慨良多。

在王子康看来,郭靖保卫襄阳与老兵保卫国土,都是一腔家国情怀的体现。他用残缺的左手轻抚书页,战火留下的伤痕与书中的英雄传奇交织在一起,成为岁月最深刻的注脚。

谈及如今的生活,王子康感慨万千:现在国家强盛,人民幸福。我们年轻时,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那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来了。

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卓一



书桌上整齐摆放的小说

## 吕公望和 难民工厂



卢礼阳讲述吕公望的事迹

近日,由学者卢礼阳历时四年九个月编撰而成的《吕公望集》新书讲座在永康举行。现场,吕公望后人、地方学者和众多市民齐聚一堂,共同追忆这位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

这段跨越80多年的历史,因该书的出版而愈发清晰。

这里的仕廉公祠是难民工厂的总部,主营纺织业务,芝英的祠堂,一个个都是分厂。历史研究爱好者应建设说。

如今的芝英古城,祠堂林立、古韵依旧,吸引众多游客。而当历史的钟摆指向抗战时期,这些祠堂承担了另一重使命——为难民提供工作和庇护之所。

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就流亡到永康来,难民问题就是个大问题。卢礼阳指出,面对大量难民,1938年1月,吕公望提出“以工代赈”的思路,为难民提供工作和居所。选择芝英,正是看中这里祠堂连片、空间充裕的特点。资料显示,民国时期芝英有祠堂81座,至今保存完整的仍有52座。

杭州沦陷后,吕公望回到老家永康,担任浙江省赈济委员,创办浙江省赈济会难民染织工厂并任总经理。他将仕廉公祠作为总部,大大小小的祠堂化作分散车间,收容了从杭州、上海等地逃难而来的数千难民。

吕公望之子吕师煜表示,在抗战期间,该厂共生产布匹28万余匹、棉纱10多万公斤,供应第四、第五军需局及福建某军用服装厂,对抗战物资保障贡献显著。此外,吕公望还组织运输车队,突破日军封锁,将永康出产的布匹、棉纱及军械等物资运出省外。据统计,当时从永康运出去的物资总量超过1400万公斤。

更鲜为人知的是,吕公望还冒着巨大风险,将自己位于永康的“将军府”设为中共东南局的秘密联络站,庇护、转移了大量新四军人员和中共高级干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写下了惊心动魄的一笔。吕师煜强调:如果没有我父亲的认可,这个联络站是不可能建立的。

这段历史得以被重新发掘,还离不开永康企业家吕强的捐赠义举。他购下并捐赠吕公望旧宅,为这段历史留下真实的空间见证。

时光流转,精神永存。吕公望的故事并未被遗忘。吕强出于对历史的敬意,捐赠了吕公望旧宅,让这份精神有了具象的传承之地。吕公望是一位非常爱国、有情怀的前辈,其精神与大义值得当今企业家学习。吕强说。

难民工厂的存在,不仅安顿了数以千计的难民,也为永康埋下了现代工业的种子。在进一步走访中,我们结识了项瑞英,其家族曾从事针织行业,与难民工厂渊源颇深。

项瑞英回忆道:我家从前做针织,生产羊毛袜、纱帽等,尤其是那种旧称“罗宋帽”的俄式款式。这些其实都是难民带来的——他们携来了机器、传授了工艺,让永康的纺织业从手工低效阶段跨入机械制造阶段。他感慨地说,那时候生意极好,销路大开,极大地拓展了永康的经济能力。

从一本书,到一座城,再到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吕公望与难民工厂的故事,正因为这一群人的追寻与守护,跨越80多年,依然铮铮有声。而今,这段历史通过书籍、讲座与祠堂、旧宅保护,传承下来。

融媒记者 李涵英